



聽說讀寫等基本能力的培養，在語言教育當中，是相當核心的素養。然而，對原住民族語言的教學而言，聽與說的能力已經不易達成，讀與寫的能力遭遇到的困難恐怕更大。究其原因，並非單純授課時數不足的問題，族語師資人才的識字能力、拼寫能力、寫作能力，均有相當侷限，這與過去整體教育環境及漢字主體社會的影響，導致族人的書寫經驗缺乏，具有密切關係。而族語文字（書寫系統）的版本，尤其是羅馬字，雖有教會界的長期努力推行，但官方公告的版本，卻是10年前（2005）才正式確立，族語字母的學前教材，也是5年前（2011）才編寫完成。因此，族語文字的推廣仍是一條漫漫長路。然而，當前的族語教育，逐漸重視書寫符號的教學，為探討未來教育發展的可能方向，本期文章從族語教育者或族語

學習者的親身經驗出發，可以觀察到從學習羅馬字到教導族語字母、甚至使用族語寫作的進步過程。

族語書寫的歷史脈絡

原民會成立以後，族語振興工作即開始啟動，持續將近20年，政府政策的主導、學校的配合推行、族人的努力維持，成為重要的支撐力量。民間長期以來對於原住民族語言本身的保存，從早期的族語詞典編輯、族語聖經翻譯，一直到晚近的族語文學創作，亦不遺餘力。各族的族語人才前仆後繼，奠下族語書寫的基礎。

族語書寫的歷史脈絡，可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「語言權的爭取」，1980年代以來，伴隨民主化及本土各民族群體意識的高漲，本土語言（Holo語、客語、原住民族

把族語寫出來： 原住民族從識字到寫作的歷程

民族語を書き出す：原住民族の識字から記述までの歩み
Write in Aboriginal Languages:
From Reading to Creative Writing in Aboriginal Languages

文 | 李台元（本刊本期執行主編）

◇把族語寫出來： 原住民族從識字到寫作的歷程



插畫設計illustration：陳立君



族語識字能力與寫作能力的獲得，與族語使用者在族語文字化、族語聖經翻譯、族語教學、族語教材編寫等方面的成長經驗，均有緊密連結。許多族人在艱困的環境中，仍透過各種管道自學或接觸族語文字，直到後來通過族語認證考試、從事族語教學、甚至投身族語創作。



語)均歷經了「還我母語運動」，以母語(族語)使用的權利做為這場運動的主要訴求，其精神實為保存與維護各民族群體自身的文化。第二階段是「族語的文字化」，在語言結構上，各族對族語字母進行研商與規範，族語書寫逐步趨向穩定。第三階段是「族語的文學化」，族語進入寫作及文學創作的書面文本階段，甚至在文學性方面得到提升。各族的發展情況不一，但可以從個人的書寫歷程來反映上述的歷史階段。

族語文字的演進

原住民族語言採用的文字系統，在歷史脈絡發展上可歸納為3套：(1)假名字系統；(2)注音字系統；(3)羅馬字系統。

其中，注音字及羅馬字的使用，真正獲得

廣泛使用是在戰後，由於聖經與聖詩翻譯的需要而創制，共有5種族語較早出現羅馬字：布農語、排灣語、太魯閣語、泰雅語、阿美語。這些族語的書寫系統，一般稱之為「教會版」。較晚出現羅馬字系統的族語為卑南語、雅美語、魯凱語、鄒語、拉阿魯哇語、卡那卡那富語、賽夏語，大抵在1990年代以後。1992年起，教育部整合的各種版本，嘗試規範族語羅馬字，是為「教育部版」，共計有15種話受到關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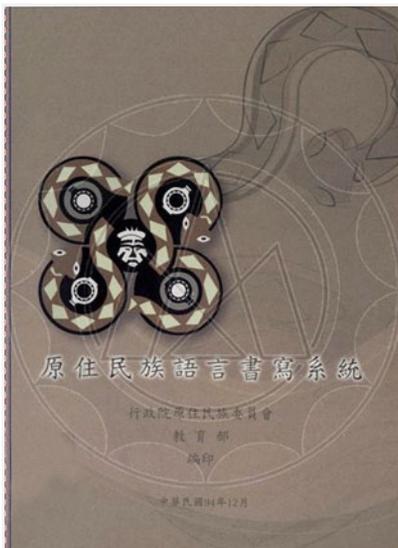
1992到2001年，是教育部版、教會版、各種民間版的共存兼用時期。本族人士自編了不少族語課本，有些參考本族教會流通的文字，有些採用「教育部版」符號略為修訂，有些則自創新版本羅馬字，此即「民間版」的出現。不同版本的兼用雖然能因地制宜，卻也因缺乏標準化而造成溝通層面與教學層面的不便。

2001年，原民會委託政大舉辦第一屆族語認證考試，因而產生了「認證版」的文字，是為族語羅馬字版本第一次進行整體標準化的研討。當時，為了因應認證考試的需求，必須面對認證辦法規劃的「筆試科目」。因此，各族命題人員對於究竟要採哪一種羅馬字方案做為認證的規範文字，成為當時命題會議的討論重點。

2002年起，由於語言學界的建議與要求，原民會希望將族語文字加以規範，歷經4年十多次的研討會及公聽會，最後在2005年(12月15日)達成共識，完成官方規範的書寫符號制訂工作，由原民會和教育部共同頒布施行，是為「公告版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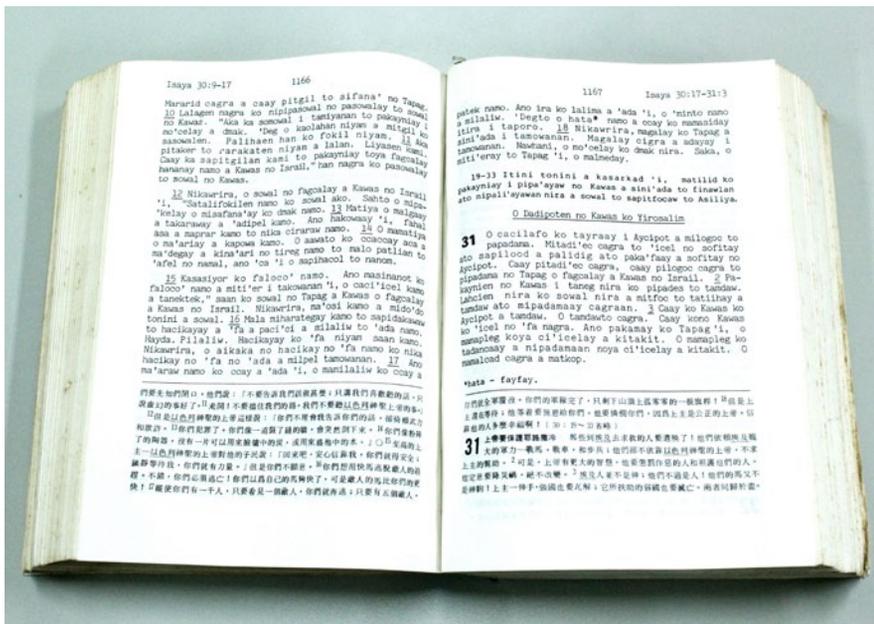
族語文字的標準化過程，讓族語的文字系統逐漸趨向穩定。族語文字的穩定，對於族語

◆把族語寫出來： 原住民族從識字到寫作的歷程



2005年12月15日，原民會及教育部會銜公告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。

教學和本族人的族語學習態度具有正面效益。10年來，族語文字透過標準化工作之所以可以得到穩固，是由於這套文字廣泛運用在族語詞書、族語教材、認證考題、族語聖經翻譯，乃至於文學創作之上。例如：在族語教材方面，教育部委託政大編輯的「九階族語教材」（2002-2006），原民會委託政大編纂的「四套族語教材」（2010迄今）；在族語詞書方面，原民會委託學術界和本族人士共同編纂的「族語字詞典編纂計畫」（2008-2013），已完成16族語；在族語認證方面，自2001年舉辦迄今，培育了不少族語支援教學人力；在族語聖經方面，目前正在進行修訂翻譯的排灣語、布農語、魯凱語等聖經，均將改採2005年公告版族語書寫符號來進行修訂；在族語創作方面，教育部為了配合族語文字化的工作，自2007年迄今已辦理5屆「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」，這些族語作品的書寫文字，即是使用公告版的族語書寫符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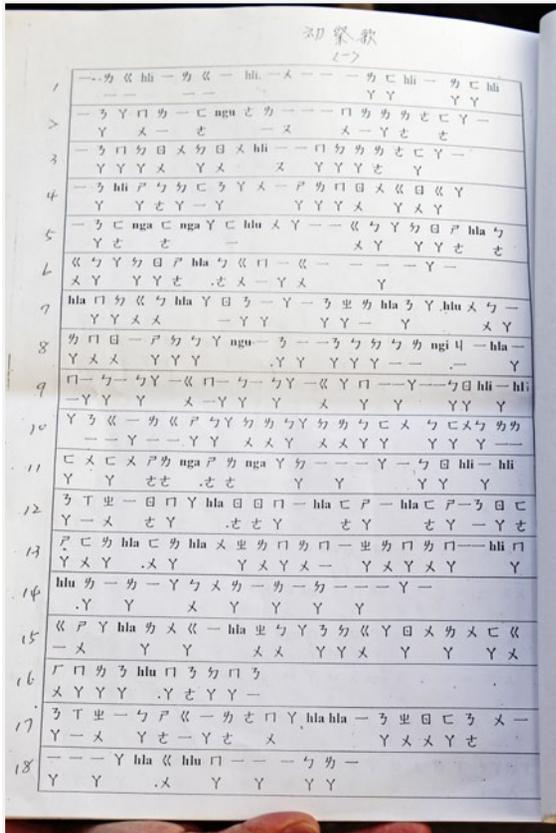
由於聖經與聖詩翻譯的需要而創制，共有5種族語較早出現羅馬字：布農語、排灣語、太魯閣語、泰雅語、阿美語。圖為《阿美語-國語對照聖經》（1981）。

族語教師如何學會族語拼寫

族語識字能力與寫作能力的獲得，與族語使用者在族語文字化、族語聖經翻譯、族語教學、族語教材編寫等方面的成長經驗，均有緊密連結。

許多族人在艱困的環境中，仍透過各種管道自學或接觸族語文字，直到後來通過族語認證考試、從事族語教學、甚至投身族語創作。這些歷程都值得觀察與深度報導。

本期透過6族11名教學者的親身經歷或採訪報導，回顧其族語學習、族語認證、族語教材編寫、族語聖經翻譯、族語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。例如，高進財老師透過阿美語文字的學習，最後成為台北市語言巢的族語教師。族語創作新秀陳靜佩老師，道出其如何用寫作來挽救弱勢的萬大語。黑帶、巴彥老師，從卡車司機到泰雅語教材編寫委員。張小芳老師跟隨父



拉阿魯哇族語教師游仁貴以注音拼寫的拉阿魯哇語祭歌資料。
(圖片提供 廖華健)

原住民教育的重點在於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。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存在，正取決於原住民族語言的興亡。當前原住民族語言流失的情況相當嚴重，各族說話人 (speaker) 的流利度隨年齡層驟降，非常需要特殊的對待。而族語讀寫的培養，便是維護語言的積極措施之一。



親張玉發牧師（最早翻譯布農語聖經的本族人），接棒傳承布農語文字。何鳳美老師透過教會及田野調查學習族語書寫的歷程。軍人出身的余榮德牧師，道出過去如何在被查禁的家書裡，埋下族語書寫的種子。鍾思錦牧師，則述說其如何研發魯凱語羅馬字。透過游仁貴老師的採訪，也可以回顧其學習拉阿魯哇語文字，並艱辛地傳承瀕危族語的經過。另外，從許韋晟、潘正浩、陳昱豪、馬鈺婷、邱英哲（後3人為平地人）等學生的族語學習、通過族語認證、嘗試族語創作的過程，均可體會到讀寫族語的甘苦。

推動族語讀寫的政策

教育部近年來配合族語文字化，推動族語文學創作獎、全國語文競賽之族語朗讀文章比賽、族語維基百科的條目寫作與孵育等，這些措施均為了增進族人與學生的識讀能力，在積

◆ 把族語寫出來：

原住民族從識字到寫作的歷程

極意義上，也是為了強化族語的學習與活用。

當前十二年國教的「原住民族語文」課程綱要的規劃裡，族語課程也相當重視族語文字（書寫系統）的教學實施與識字能力的培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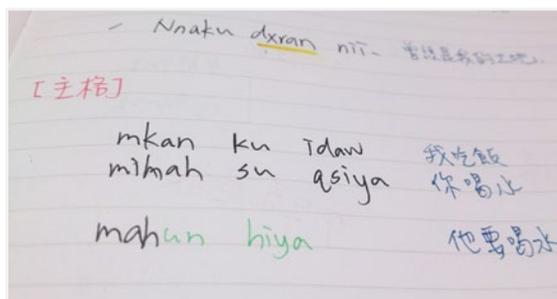
原民會近年來為了增進族人的族語識字率，也在族語振興計畫當中推出許多相關措施，包括族語認證考試的實施、族語書寫符號系統推廣學習課程、族語教材《字母篇》的編寫、原住民族語B樂園的建置、族語線上詞典的編纂、全國族語單詞競賽的舉辦等。原民會也表示，由於族語識字力培養相關工作的推動，近年才開始列為重點項目，其成效仍待檢驗。

族語教育的發展，政府部門的支援不可或缺，包括政策主導、經費支持、執行場域的配合。政策主導與經費支持，主要來自原民會與教育部的施政方針，執行場域的配合主力在各級學校，當然也有許多資源挹注在部落，例如原住民族的教會或社團。這些資源無非是為了振興民族語言，進而帶動民族發展。

族語書寫有助於書面語的健全

自2001年族語教學正式進入教育體制以來，族語教育開始受到重視，帶動各族社會的族語學習，提升了民族的認同感，接著透過族語教材的編寫，在族語教學的場域展現活力。族語教學人才的識字能力與寫作能力，即是從此開始嶄露。

世界任何一種語言均是先有口語，後有書寫的語言，書寫的語言不但在口說語言的基礎上產生，而且往往隨著口說語言的演進而發展。書寫的語言相對穩定，對民族語言的發展有正面助益，語言使用者如何擁有書寫能力，



政大學生陳昱豪分享其學習賽德克語的筆記。（圖片提供 陳昱豪）

卻需要獲得更多的關注。因為書寫語言的健全成長與發展，有賴於書寫文字的廣泛使用及讀寫能力的妥善養成。

族語讀寫做為復振族語的手段

誠如張學謙教授指出，族語讀寫在民族意識、文化產業、民族教育等領域，均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
原住民族教育的重點在於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。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存在，正取決於原住民族語言的興亡。當前原住民族語言流失的情況相當嚴重，各族說話人（speaker）的流利度隨年齡層驟降，非常需要特殊的對待。而族語讀寫的培養，便是維護語言的積極措施之一，也是讓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適應現代生活需求，保持其使用活力的主要策略。族語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培育族語人才，因此，族語讀寫能力的培養是相當必要的手段。

把族語寫出來，雖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卻是民族語言復振的重要手段。觀察世界各語言的演進，莫不是從口說的語言，發展為書寫的語言。文字的創制及規範，是其中的重要歷程，本族人的族語學習經驗，則是值得觀察的途徑。◆